元史

列傳

一百四十二之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25

文庫 11
D 284
2t

010190563613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制修
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等奉
制修

元史一百四十二

答失八都魯

答失八都魯曾祖紐璘祖也速答兒有傳答失八都魯南加台子也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土人作亂答失八都魯捕獲有功四川省舉充船橋萬戶出征雲南陞大理宣慰副都元帥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徵奉
旨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
咬住討賊於荊褒九月次安平站時咬住兵既平立

陵荅失八都魯請自攻襄陽十二年進次荆門時賊
十萬宮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
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
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蕩戶率奇兵由
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
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腰斬之賊自是閉門不復出荅
失八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
營軍岘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擾虎頭山
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
城縣尹招循其民以賦軍饋城中之民受圍百又九

半二又繼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荅失八都
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
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時賊船百餘
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
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
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加荅失八都魯資善大夫賜
上尊及黃金束帶以其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
子孛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荆門妥
陸沔陽荅失八都魯輒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
烏撒烏蒙元帥成都不花聽其調發十三年定青山

荆門諸寨九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
數十獲僞將杜將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僞將趙明
遠本驢寨陞四川行省右丞賜金繫腰十四年正月
復峽州三月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簫知樞密院事
總荆襄諸軍五月命玉樞虎兒吐華代荅失八都魯
守中興荆門昱令荅失八都魯以兵赴汝寧十月詔
與太不花會軍討安豐是月復苗軍所擾鄭均許三
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命荅失八都魯就管
領太不花二應諸王藩將兵馬許以便宜行事六月
幸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

戰為其所敗將士奔潰九月至中牟收散卒圍之
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李羅帖木兒相失引
哈剌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李羅帖木兒歸之
復駐汴梁東南王月堙十二月調兵進討大敗賊于太
康遂圍亳州僞宋主小明王遁十六年加金紫光祿
大夫三月朝廷差脫歡知樞密院事督兵荅失八都魯父
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已至酉大戰數合荅失八都
魯隊主馬孛羅帖木兒先還自持弓矢連發
斃追者夜三更又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留十一月
庚申次高蓋店偏太康

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便遁火
而追之先曉普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
城入真郭斬首數萬擒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
僞丞相三羅二人幸普太康悉平遣李羅帖木兒告
捷京師帝賜璽書內殿玉真先三日拜河南行省左
丞相仍盖知樞密院事守禦許梁識里木雲南行省
左丞李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賚有
差十七年三月詔朝京師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四
月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漢中明昌元年三[illegible]十月[illegible]
[illegible]院[illegible]林吳理英樓[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州[illegible]遠[illegible]所

福通所殺達詔軍皆潰奔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董玩寇失機使者往戒相踵賊覘知之詐為奔失八都魯遁和書遺詔道路使者畧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十二月庚子也子李羅帖木兒別有傳

慶童

慶童字明德廉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斡羅思自封益國公慶童早以勳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遷為上都留守又累遷為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為太府卿復為上都留守出

[illegible]延 [illegible]平章政事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至正十
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
之士皆校官者輒[illegible]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
盜起汝潁已而黃[illegible]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鉛山廣
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
旅會不踰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見詣[illegible]
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賑之省治
燬于兵則拓其故址[illegible]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
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亢衆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
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illegible]亦新臺[illegible]

軍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
廷賴之明年盜起常之無錫衆議以重兵臨之慶童
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
不降之理盜聞之果按戈解甲請為良民十六年平
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
關鈎結同黨相煽為惡刼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為
患慶童言于丞相遣識帖睦邇曰我師無律何以克
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
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
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邇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

右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來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茜軍勢甚張達識帖睦邇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童不得已以女與之明年出鎮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而民阜至是慶童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優著令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抗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後存

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為由海道趍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副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被圍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也速

也速蒙古人捌兒斡耳能名由宿衛歷尚乘寺提點遷宣政院參議至正廿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也速從太師脫脫南征徐州城堅不可猝拔脫脫用也速計以巨石為礮晝夜攻之不息賊困莫能支也速又攻破其南關外城賊遂遁走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繼又領軍從父太尉月闊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即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陞將作院使復從太尉征淮東平盱眙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

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州大敗之賊走航海據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北還表裏擊之復勝兗二州及賛鄒曲阜寧陽泗水五縣賊勢遂屈來幾復泰安州及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陞知樞密院事計董臺賊杜黑兒擒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有詔命也速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轉鬬無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三千匹於是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拜中書平章政事政行省

淮南雄州蔚州賊繼起也速悉平之知樞密院事劉
哈剌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也遂以輕騎
擊滅其首禍者降其衆隸麾下賊酋大寧詔也速往
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
散而復合也速遣即前與戰自昏抵曙
遂援大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梟于都市
召入覲賞賚優渥進階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
既而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也速出
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
諸粟十萬匄薊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擅土築
城因爲塹堅守不可下也速乃分築大營絶其樵
采數與賊戰獲其僞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
昌黎撫寧二縣擒雷帖木兒爲請命于朝詔許之命也速
陣于灤政徹力帖木兒不花送京師賊急乃乞
還師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
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綴獲萬計賊遂東走金
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
撫安迺東兵農黍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
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與中州陰由海道趨永
平聞也速開省乃止也速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

攻大寧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也
速震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忽林台提兵護上都簡精
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衆又大
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
使作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爲立石頌其勳德三十四
年孛羅帖木兒與右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有怨
遣兵犯闕靴二以去而也速遂拜中書左丞相七
月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
震百官從帝城守皇太子統兵迎於清河命也速軍
於昌平而孛羅帖木兒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

一軍皆無鬬志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孛出奔
太原孛羅帖木兒遂入京城爲中書右丞相詐具
孛羅帖木兒傳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與擴廓帖
木兒謀清內難承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諸
王兵入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
秃堅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且以禦嶺北
之兵又調也速率兵南禦擴廓帖木兒部將貊高等也速軍次良鄉未進謀之於衆皆以謂守護帖
木兒所行狂悖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勤兵靜永平
西連太原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也先不花國王宣

薛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其將同知樞密院事姚伯顏不花以兵往討軍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姚伯顏不花素輕也遂無講不設備也遠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姚伯顏不花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孛羅帖木兒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已殺之至是又失姚伯顏不花二人皆驍將也如失左右手聲問聲不樂亭敗遂伏誅二十七年詔以也速爲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十八年

兵取山東閏七月也速與部將哈剌章白勝同

定等鑿於莫州衆敗潰乃盡掠莫州殘民北遁

徹里帖木兒

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祖父累立戰功爲西域大族徹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遂拜監察御史時右丞相帖木迭兒專生殺予奪皆出其意道路側目徹里帖木兒抗言歷詆其奸帖木迭兒欲陰害之會山東水鹽課大虧除山東轉運司副使肅淸其弊數皆見轉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嚴法者多所全脫天曆二年拜中書右丞卽日入直中書平章政事出爲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徑復書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至順元年雲南省怨叛以知行樞密院事徵兵討之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其功賜將士師旋囊裝惟金帛而已除留守上

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物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爲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爲政部內肅然尋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憚之風紀大振至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詔徹里帖木兒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桑政許有壬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以徹里帖木兒宣力之故擢宰中書御史二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

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無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舉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因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耳有壬曰若張憲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元功之文章嘗易及邪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為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九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邪伯顏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為溫言慰解之曰能言何益於事徹里帖木兒時為有壬為能言有壬聞之後言也有壬曰太師謂我同人勿學童可共坐豈徹里帖木兒笑曰吾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

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則言之必中矣豈
止如此而已蓋皆樂而龍翌日榮天門宣詔特令有
壬爲班首以新廢之有壬懼及禍勉從之治書侍御
史普化謂有壬曰參政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
爲大恥遂稱疾不出初徹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會
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豐儉頗不平故其入中書
以罷科舉爲第一事先論學校真士莊田租可給糈
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帖
木兒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文嘗
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已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言

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奸已欲斥之詔貶徹里
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至正二十
三年監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辨其罪可依寒食國
公追封王爵定謚加功臣之號事不行

納麟

納麟智曜之孫虞之子也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
用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內書
舍人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
廉訪司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
巨測中丞桑兒只力救解又嘗風憲恃糺劾之

權而受人賂者宜刑而加流四年遷刑部員外郎六年出爲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爲都漕運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天曆元年除杭州路總管鋤奸去蠹吏畏民悅明年改江西廉訪使商昌歲飢江西行省議於糶粟納鄰曰朝廷知不允我當以家貲償之乃出粟以賑民全活甚衆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鄰劾罷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至元元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

爲江浙行省右丞乞致仕不允除淅西廉訪使力辭不赴至正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者舊僧惠洲恣縱弭戒徑山者舊僧恵洲恣縱犯法納鄰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蔵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尋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七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進金紫光祿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嘉興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爲南臺御史大夫納鄰參詔即起仍命兼太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

軍馬詔遣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之納麟至面再拜曰臣雖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則修築集慶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完澤問引兵往援次于采石納麟使止之曰聞杭賊易破不足憂今宣城危急先宜以兵救宣城乃杭城之根本也若杭城破則宣城亦不能獨全矣完澤然之遂進軍應之大破賊于溧水溧陽州調典瑞院使脫火赤率蒙古軍應之大破賊于溧水溧陽州門宣州以安已而賊陷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州憂延及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游兵至鍾山集慶勢甚危納麟乃力疾治兵部署士卒命治書侍御史左答納失理守城中中丞伯家奴戍東郊是時胡

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軍和州納麟遣使來諭也先帖木兒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往援江東納麟復遣監察御史鄭鄂力促其行也先帖木兒引步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偃納麟疾納麟喜即以其故聞于朝已而也先帖木兒退平湖熟納麟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潰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右丞佛家閭亦引兵來會所在羣城皆敗北州郡悉平十三年納麟固請激事從之命太尉如故乃退居慶元十六年十月詔入江南行臺後置

紹興復以納麟爲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粮道納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衆於海口八月抵京師帝嘉其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麟感疾口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敕撰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爲高祖金委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鎮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渭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筆畫于崖時見焚燎歌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羣異

之[illegible]張孟篤于學蜀儒張鎮[illegible]貢往受業其門
質以疑義數十[illegible]甚器之[illegible]林相科舉法行鄉貢舍
試皆中第一[illegible]試為第二人德應奉翰林文字拜監
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獨居東宮飲酒常過度
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
雖有懷姦利己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
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猶御當思二
獻百拜之義英宗為皇太子上書請慎簡師傅於
是姦臣鐵木迭兒為丞相威福自恣祖常知其盜親
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

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使故致然爾疏聞大臣
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
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亡何燕臣復相左遷
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父之姦臣既死
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讀與寶少監太子左贊善
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侍郎書丁祖母憂起為右贊
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歷元年應為燕王內附
勿入禮部兩知貢舉二為讀卷官時稱得人[illegible]
中書奏參定親郊禮儀克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

史歷徽政副使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御史劾其傳禁酤時面有酒容以黃細黜之山東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劾去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後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

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令

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

尊諸母以字子倫又議將安

庶民有挽强蘸張老死草野

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蘸

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

之言元致力於詩圓密清麗

有文集行于世嘗預脩英宗

及華嚴略又編集列后金鑑

遜文宗嘗駐驛龍虎臺祖常

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第驕脆有孤任使而

嘗建武學武舉儲材

祖常工於文章宏贍

漢爲法而自成一家

篇短章無不可傳者

録又譯潤皇圖大訓

秩記略以進受賜優

制賦詩光被獎賞謂

嶷嶷字子山唐里氏父不忽
木自有傳祖燕真事世
祖從征高功嶷嶷幼肄業國
學博通群書其正心脩
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
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
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爲貴介
公子其遇事英發敏警
論辨法家揣士不能過之始
承直郎集賢待制遷
兵部郎中轉秘書監丞奉命
翰泉祠祭視珠犀不
少留日改同僉太常禮儀院
事拜監察御史陞河東
廉訪副使未遷秘書太監
侍儀使尋擢中書右
司郎中未集賢直學士
行臺治書侍御史拜
禮部尚書監群玉諸司
幸下國

坊咸肄本部遇公讌衆後畢
陳嶷嶷視之洎
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
尚書監群玉內司如故
嶷薰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
治書侍御史未行留爲奎
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
經筵官陞侍書學士同
知經筵事復隆奎章閣
院大學士知經筵事除
漸西廉訪使獲留爲大學士
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
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
文監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嶷
嶷嶷以鯁賢格言講讀
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即位之
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
嶷嶷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
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

禮變變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細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元祥入侍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娭之色然素知真賢不復肆隔帝喉日欲觀古名畫變變即取郭忠恕比千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變變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爲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吾所致人君貴能爲君它非所尚也或過天變民災必變見於色

天心仁愛人君亦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盡已以聽特賜只孫燕服九襲及玉帶銙幣以旌其言變變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敬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元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變變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亦未能容耶帝聞而深

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存設如初就命巙巙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皆俞爲時科舉既輟巙巙從容爲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新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悉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自巙巙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讀褒贈唐劉黃宋鄧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爲之下詔巙巙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飢渴以故四方上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

恬靜不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巙巙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學生之下親習御筆於書當時御筆先人坐讀擇下陳說四書敬慎若此世祖嘗召我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前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

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御為加然敬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書有過人者何可易
視也達官色動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
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
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
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巙巙不復薦久至京七日感熱
疾卒是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二家貧幾無
以爲歛帝聞爲震悼賜賻銀五錠所負官中營運
錢臺臣奏以罰俸爲之代償巙巙其行草書識者
謂得晉人筆意蟬聯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謚文
忠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晴學能文在成宗朝嘗

擢太常寺少卿寺改爲院爲太常院使武宗正位
加潘郎舊臣出使稱旨至大間調大司農卿除山南
廉訪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皆
有政聲再改河南廉訪使行省丞相怒欲出之回回察其
尉納璘爲郎中每格不下丞相行事多不法太
賢抗章肇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馬平章家奴
強市人物坡之無所貸英宗即位丞相拜住首薦爲
戶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參議中書以議定刑
書如法帝嘉納其奏泰定初遷議漕運事奏減糧穀
以紓東南民力授太子詹事改山東廉訪使未上

陞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右丞文宗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徵輸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巎巎巎皆爲時之名臣世號爲雙璧云巎巎子維山村賀清幼侍禁廷起崇文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崇文太監

自當

自當蒙古人也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時因大興縣有以寃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素貌死傍因昇至其家醫之置穀糞中會富豪貌被盜衣其甚愛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

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微辭疑爲寬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爲贓既具是待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途陽行省以獲盜聞寬始白人以至上部糾言參知政事楊廷玉贓罪不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復任即再上章劾廷玉竟如其言又劾秦平章政事禿滿迭兒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禿滿迭兒黃金數百兩自當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部中書省委開混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辭以成功言于朝河役

乃罷會次三皇后詔命工部徹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興工尚書司此不特旨負外有悞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即有事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幣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翰林學士承旨撒迪集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宜

太皇太后自當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遷中書客省使俄改同僉宣政院事文宗即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將悉誅之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即位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慶其所需則造言以賂之耳燕帖木兒以言于帝事乃止既而陞參議中書省事燕帖木兒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

論附之曰當獨不言燕帖木兒問故自當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天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于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曆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剌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細事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剌台自富諫曰當陛下潛邸時侍御史盡心為陛下言乃惡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示天下以

乞剌台憲臺湖南文宗嘗嘗以萬乘之尊而泥舟自樂邪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此游耶臺臣嘗奏除目文宗將作院官閻閻之名自當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出為陝西行臺侍御史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先是自當為左司郎中時去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參政福建鹽引二萬賜之至是自當復建言鹽引宜盡貢

國用以紓民力時撒迪方命御史大夫不以爲慙設遣人省自當毋于京師所復起爲淅西肅政廉訪使既而丁母憂居閒久之丞相者其宦豎恃公勢坐杭州達魯花赤位冷有司強買民間物不從輒毆之有司來白自當自嘗即遽之械以令衆自是丞相府無敢爲民害者尋召爲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寧同僉樞密院事尋復爲中書樞密等官往寧夏鞫問無其情乃以誣罔坐吾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罪伯顏怒自當前曰以國法所在也必以罪吾三人則自當實主其事宜獨當之伯顏乃左遷自當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官自從仕郎累轉至通奉大夫嘗衍衍在位剛介弗回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然率以是忤權貴而不復柄用君子皆惜焉

阿榮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父按攤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宮爲瀾南道宣慰副使溫迪罕奉使宣撫瀾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飢阿榮分真空禄爲粥以食饑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衆廣西

遷起家監湖懼阿榮鎮之以靜瞥有司治兵守其境
境不敢入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會福院事
尋除吏部尚書泰定初出爲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
宣慰使後都元帥以疾辭天曆初復起爲吏部尚書尋
參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經筵事進
奎章閣大學士榮祿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
御殿事文宗嘗遣之甚而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
言以之心忽討忽討不樂謂告南歸武昌至元元年卒
初阿榮聞君以文翰自娛博究前代治亂得失見其
存心者則扼腕曰忠臣孝子國家之寶爲奇男子烈
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日與當代之士游所憂山水
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於穀學通攬事成敗
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書賤多奇中天曆三年春策
士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興歎語集曰更
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
矣又歎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得士
之道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
初國家治臣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歆羨
屬望集君且衰矣亦何補耶阿榮又歎曰穀當然耳
葉問何以知之弟答後三年辛亥元統三年科舉果罷

至正元年始復如舊制

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憲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爲氏復以酸齋自號哥廩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絶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踦三還槊生風觀者辟易或彎弓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驍捷稍長折節讀書自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爲兩淮

州衛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暢適不爲形跡所拘一日呼弟生宣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以讓弟弟幸勿辭語已即解所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嘲薦有曉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曰將相家子孰有如是賢即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仁宗踐祚遷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輔聖德四曰奏進氏以旌

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
生若晝夜絶不入念慮脩脩甚不欲遺世而獨立云泰
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
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
孝經一卷行于世子男二人阿思蘭海牙慈利州達
魯花赤次八三海涯孫女二人有學識能詞章歸懷
慶路總管段議云

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
今名世居白野山父紹一台人宿衛歷仕台州録

貳修六曰舉賢才以悛至道
林修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歸
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
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
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
細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
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書
列此晚年爲文曰遼詩亦神
所著藥化白成一家言王

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日能記數千言
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六
天賜進士及第授集賢脩撰轉翰林脩撰知制誥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歷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
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瑞拜中臺
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
燕鐵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
燕鐵木兒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
者泰不華語救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
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

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
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
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泰不華入
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秘書監改禮部侍郎至正
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
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
史館與脩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秘書卿暨禮部尚書
無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
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輭
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周夫

忠田其事中慶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之讎逼遂入海爲亂朝廷招捕千戶德流千實奮聞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禁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元年詔泰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孛羅帖木兒

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泰不華諭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千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温泰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閘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孛蘭肹帖木邇等至黃岩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遂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飲命壯士龔殺之達識帖木邇適夜

遣泰不華察必事白之達識帖木迭曰我受詔招降
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
衆購其海舟兵器國珍兄第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
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
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
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抵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
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
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
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未
招徠又復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
陳仲達往来計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衆張受
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乘與國珍遇乎仲達
申前議仲達曰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
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
来剌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嗔
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剌之中頸死
猶植立不仆授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
庚子也追封松江郡侯謚忠愍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户赤盞義士
張旺皆死之泰不華既沒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行台州路並魯花赤事未及聞命已徐三年追贈榮
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
立廟台州賜額嘗鄭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
平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
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白士爲知己死寧畏禍
耶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善篆隸溫潤遒勁
嘗重類後古編十卷改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
剌藏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嬰父授徒以供養母
吳澄弟子張恒游文學子曰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
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
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
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爲脩撰拜監察御史
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
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
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
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匊
躬不足前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
三日嘗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

盧余漸東不道廬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
潁縣至正十三年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爲都元
帥府治淮西起蘄副使余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
于新南北音問隔絶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
弗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
選蒲圻外村而耕稼于中屬縣蘄山八社土壤沃饒
惡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
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
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
蝗文祈蘄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擾石蕩湖

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大雨江漲
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關祠以止
水輒縮秋稼登得粮三萬斛慶軍有餘力乃浚隍
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墜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
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墜都元帥廣
西猺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關移文
謂猺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猺軍有暴
於境者即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關
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
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

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遷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僉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一月沔陽陳友諒自上將直壽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關遣兵拒於觀音橋俄薄州祝寇攻西門鬬斬郤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鬬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郤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益震地關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關妻郎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慢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

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盧延玉葛延齡丘啓許元琰秦羌元都鑾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亏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樓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其城陷之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關驍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關掌病不視事將士皆顧天求以身代關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關關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敵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鄧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關入翰林關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

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關擄誠守正清忠謀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關與楮不華爲第一云關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關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關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
奉議大夫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昌里麻

昌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爲遼王傳世祖稱其賢從討李壇以勲授山東行省大都督昌里麻弱冠入宿衛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魯花赤還回回藥物院尋出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帖木迭兒專權貪肆昌里麻劾同寅亦憐真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侍丞相威違法娶婦喜城昔

致祭云

里麻詰問之舊不顧利害風紀田是大振擢河東
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
閒逃去有司逮同會者繫獄歷歲不決咎里麻曰
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詿誤無罪而反桎
梏悉縱之至治元年帖木迭兒復相以復讎爲事咎
里麻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
石不花歹頗苛政續同僚忌之嗾民誣其與民妻俞
氏飲荅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不花歹實不
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不花歹復還職行當縣
事桑道闚偃物有人情參劾其狀其人夜持狀劫民
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盜同下獄荅里麻原其未嘗知
情即縱之深州民媪怒毆兒婦斃婦方抱其子子亦
誤觸死媪年七十同僚議免刑荅里麻不可曰國制
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媪既能殺
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
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
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荅里麻曰小兒
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泰定
元年陞福建廉訪使到官伯顏僭督綉設橫
取民財宣政院判官木邊不花荅里麻皆

勑之還淵西廉訪使會文宗饗江陵阿兒哈禿亲諭旨亲路不薆還諸于朝召至京廼以重罪比至帝怒
解還上都同知留守天曆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
主大統使者夢午荅里麻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
賜鎖衣以嘉之天曆三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
刑部尚書國制新君即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
衛官吏金帛荅里麻曰必唱名給散無虛增之數國
費大省帝後賜黃金腰帶以旌其能元統元年陞遼
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
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荅里麻皆不

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僞何爲封私書況汝
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
汝君臣何欺詐如是郎使辭屈還其書與布元統三
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小東盜起陳馬驟及新李白晝
羣掠荅里麻以爲官吏貪汚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
檜戮方命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大
都路留守帝寵大臣於延春閣特賜荅里麻白鷹以
表其眞廉帝嘗命荅里麻繪像仍御書褒寵之仍命
赤緑金加飾荅里麻精於畫工圖山林景
物左右手少書不殊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覲之

乃大喜以手拊聲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
兩鞍衣一襲至正六年陞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
士承旨至正光洋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
事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月魯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卜領勤多禮部臺氏曾祖貴裕宗藏禪
爲管領怯憐口民薛官祖合剌襲父職事世祖父普
蠻由宿衛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剌哈孫
定議迎立武宗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月
魯帖木兒幼敏言語授讀書論記敏儁有大志年十二歲

宗命與哈剌哈孫之子脫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
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謙之子耶左
右忘其父名月魯帖木兒即對曰臣父普蠻奚也帝
曰汝父善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國命脫忽台傳旨
四法薛兒撒火孫今當侍禁廷無出其人哈剌哈孫
啟曰爲中書蒙古必闍赤輒辭焉哈剌哈孫曰汝年
幼欲何爲乎對曰欲爲御史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
監察御史燕掾上都劾奏太師右丞相哈剌木迭兒受
張珪賕六十三萬貫有奇帝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兒
鈔萬貫左丞相拜住侍御史遷給事中左侍

儀同將超居注壽爲右司郎中賜坐便殿帝顧左右
謂曰月魯帖木兒識量明遠可大用著也他日帝語
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
可居大位朕敬禮太上皇與若等從觀西山以終天
年御史中丞趙子昂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薦善月魯
帖木兒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
末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願陛下正大
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
對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入中書擾相位參議乞失監
以愛人金帶繫徽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監愬月魯帖
木兒爲御史時誣丞相哈散等
即徵政院推問不實事遂釋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魯
帖木兒爲山東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爲承事郎
期月間鹽課增以萬計丁外艱扶喪面還擢山南江
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
管武昌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
矯制起月魯帖木兒爲本省參知政事無議起兵月
魯帖木兒固辭曰皇子比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
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阿迓皇子過河南而月
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里董

阿因說伯顏叔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譖月魯帖木兒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移置雷州至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年入覲帝欲留之以喪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九年由太醫院使拜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壹本於王道帝嘉納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月魯帖木兒平章政事行省江淮因言于丞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爲計已綏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爲不從陛辭賜尚醞御衣弓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

引僚屬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明肅統帥次建德覆首賊何福斬于帝遂復淳安等縣俘獲萬餘人復業者三萬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軍中

十顏鐵木兒

十顏鐵木兒字珎卿唐元吾氏性明銳倜儻早備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陞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花赤都轉運鹽使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陞左右丞擢行御史臺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

十二年春蕲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
卜顏鐵木兒率軍討之卜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
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也
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
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卜顏帖木兒至
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裨與遏倉擊敗之遂
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遂分遣萬户普賢奴屯
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閻兒討無爲州而自率舟師
不花萬户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爲之節度卜顏
江州舟陷星吉死之蠻子海牙及太府卿王寛徽普

自守信地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慶與池
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義我其
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
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即大發
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
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衆復来攻池州衆且十萬諸
縣皆應之卜顏帖木兒會諸將謀曰賊衷裹連結若
俟其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寔難今新至疲
弊如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

曰諾遂分番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僞帥停新無等酋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攻蘄州擒其僞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洑焚其艦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蓬皆又克而殲之分兵平兩邑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兀左丞桑兀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拔其僞都護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以功詔賜上黃金帶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諸賊皆已破乃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星守池州十一月卒卜顏鐵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爲荊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术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兒平章云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魯祖桑吉祖搠思吉桑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星吉少給

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爲宣政院使出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勑廣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即奏劾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徽民貲以網大利有司莫敢

恠星吉至謁王王闔戶閉門落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繩床坐王中門而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交乎閽者懼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戚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縛徽宣使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朝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特寵橫甚數以事凌轢官府星吉命擒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猾斂手覺弱稱快至正十二年汝潁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薦卢老將也宜

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
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
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可也彙得其情乃藏之城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
適有旨召為大司農同僚受賊賂貝嬴其功乃言其
罪釋其所械若弱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
之人聞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為俘囚乎星吉
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寤寧不悅嘉為江
西行省平章政事貞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
時江州已陷賊擾池陽太平宣軍士南三百人皆欲走星吉曰是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
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
人錢募人為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
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
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
分兵躡之抵白湖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
賊盡棄其漂艦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
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縣賊復來攻命
三帷恭列陣當之鋒鄭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
之進擾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

旦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舍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驟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又圖安慶捷聞遽燒營走追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攝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潮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淛亦多故卒無援兵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盡回攻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不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

爲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方戰衆死旦暮言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舁置窖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第饋以食星吉斥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旦方矣遂絕年五十七星吉爲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禦衆人死力云

福壽

福壽唐元人幼俊岐知讀書太善應對甚長入備

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陞知侍儀使正使出爲饒州路達魯花赤擢淮西廉訪副使入工部侍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户部陞尚書出爲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爲同知樞密事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皆猶豫未決欲[illegible]以待命福壽獨以爲[illegible]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道衛官屬幸忻都怯来訐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改也可礼禹忽赤未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是時豪[illegible]福壽久無[illegible]

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石頭巖江面守禦有方時以爲固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賢方[illegible]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兵來援事[illegible]冀寧鎮楊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援遂絶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入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願爲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以糧歟屬士衆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十六

三月

勇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
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
福壽乃獨擁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
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
何逃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
達尼達思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
方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
事聞朝廷贈福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
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
直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
江皆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花赤出爲
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爲江
浙行省右丞至陸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
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鄱黃平章政事禿堅理
不花將兵捍江州既而土寇蠭起道童素不知兵事
舍皇無所措左右司郎中普顏不花曰今賊勢衝突
城中無備萬一失守柰何有童伯顏左丞者致仕居

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事有可濟道童從其言而伯顏亦欣然爲起曰此正我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元堅圍不花由江州遣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大恐即懷省印遁走普顏不花還與伯顏定爲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點自南昌以備敵三月賊衆奄圍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衆心令然而道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或不罪故多

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民無離志道童密召死士數千久面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爲前鋒又別選精銳數千爲中軍而募勇敢陣者殿後命萬户童受因卜魯哈牙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柵下黎明鉦鼓大震因奮擊賊賊驚以爲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掃其餘黨是時童伯顏普顏不花之功居多伯顏尋以疾卒朝廷以道童裡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仍賜龍衣御酒及秋朝廷命亦憐真班爲江西行省左丞相火你赤爲左丞同將兵來江西未幾亦憐真班卒道童屬火你赤平富端之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

私匿之道童乃移咨江淛行省僉粟數十萬石臨數
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昏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撲
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
復攻江西城時宋祐亦已降平章政事加營國公行
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
將士心見城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
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爲因嘆曰
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復
見天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

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賜謚忠烈

傳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敕撰
奎章閣侍書學士朝列大夫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元史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二

察罕

亦憐真班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爲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同知通政院事擢虎符唐兀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遷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天曆二年以選爲太子家令尋陞資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擢

侍御史仍兼指揮使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元之間伯顏爲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苔里麻而謫置海南及伯顏敗乃得召還朝至正六年拜光祿大夫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政院使出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設法弭西羌之寇民賴以安立石頌之召還爲銀青榮祿大夫知樞密事提調太醫院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爲御史

經筵事兼宣忠翊羅思扈衛親軍指揮使營奏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馬扎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既謫居在外時相欲傾之嗾人告變且扳臺臣同上奏亦憐其真誠曰凡爲相者孰無閑退之日況脫脫父子在官無大咎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經筵進講必詳必慎故每讀譯文必被嘉納監察御史劾奏時相帝不聽亦憐其真誠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遭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密院事十一年賊數進言于時賴亳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

相不見聽還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於是妖寇由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皆相挺爲亂亦憐真班道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哈藍朶兒只與江西左丞火你赤等乘高縱火攻敵之餘干久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以寬容爲政軍民懶弛亦憐真班既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所在群盜咸謀歸款矣十四年八月以疾辛于官所部爲之喪氣事聞贈推忠佐運正憲秉

追封齊王謚忠獻子九人長卷里赤失理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桑哥入刺同知稱海宣慰司事哈藍朶兒只宣政院使桑哥荅思頴北行省平章沙嘉室理大宗正也可孔魯火赤馬剌室理頴北行省參政易納事馬剌室理內八剌宰相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薩牙慶壽路總管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恥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厭

爲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
補母于先人神柰何阨我
世祖以遠經號廉孟子今
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欲
第遂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
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馬都剌者怙勢奪州民田
同列畏之惠山濱牙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
召入史館預修英宗仁
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
儻以言責攘罪吾之職
當備咨太廟遷都水監
事改會通河隄灤漆二水又

修京東閘歷秘書丞會
福總管府治中上疏言二
月迎佛費數鉅擾俗時論
韙之出僉浙東廉訪司事
遷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既而歷僉河東河南
江西廉訪司事陞江南行御史臺經歷時山東鹽
法大壞以選除都轉運使曾未朞月用課最賞資
金幣有差尋至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
預修遼金宋三史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爲河南
行省右丞未有詔發汴決河徧騷屬郡咨以不
便上言而罷宰不用遷
遷廣行省右丞以忤昌失守
連坐既而事白遷江西
行省右丞時所隸郡縣多

陷于賊乃與立章政事司徒道童協謀殫力以定守禦招捕之策詔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西省治亦陷憲山海晉遺往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密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鎮延平鄰武境内以寧居歲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倫禦事且督賦稅焉遷行宣政院使明年召還京師朝廷賴藉籌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年七十有一

月魯不花

月魯不花字彦明蒙古蔡延都思氏生而容貌魁偉

器朔之未冠父脫帖穆耳以千户職戍越因受業于韓性先生爲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試江浙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爲異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既又延儒士爲之師以教後進丁外艱至正元年朝廷立行都水監以選爲其監經歷尋擢廣東廉訪司經歷會廷議將治河決以行都水監丞石之此至改集賢待制除吏部員外郎奉命考江浙籍得二十四萬石至則第户産之高下以爲糴之多寡不擾

而事集疏而軍餉不給又奉命出糴于江湖召父老諭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恐澤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杰盜賊何夫詩賊者必先粮餉以我不汝擾故命我復來蓋討賊即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謂何衆感應曰公言是也不踰月粮事以畢于母憂中書遣驛召起復不應未幾大師右丞相脫脫南征辟從軍事普顧餉餉用舒陸吏部郎中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繼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當簡老成重臣爲輔導以成其德帝皆嘉納之陸吏部侍郎銓選於江湖時

元遣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即爲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悅議曰有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拜謝曰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陛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粟千萬石於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便之俄除吏部尚書深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會賊北渡河日修城浚濠爲戰守具廷議發五省八衛軍出戍外鎮月魯不花疏願留其兵護本郡遂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圍

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再
遣去陞中奉大夫錫上尊四馬百匹僚
吏陞宣勑俾賞有功者召還為詳定使
其去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
魯不花夙負民望令入城招諭之甚誠
民多竊出謁拜者改大都路達魯花赤
中書令耶律楚材先坐地冒奏與蕃僧
不花格之卒弗與轉吏部尚書會劉賊
平其佐雷帖木兒不花偽降事覺被擒
守遂益堅詔令月魯不花招撫之衆悉
解其行月魯

不花毅然曰臣
君命分也
寧何先計禍福哉竟入
城諭賊賊
皆感泣羅拜納降
還遷翰林侍講學士俄
復為大都
路達魯花赤入見
帝宣文閣有旨若曰朕
以幾旬之
疲敝特選爾撫吾民爾毋峻威毋強法或挾
權以干
於非法其即以聞視事之初帝及皇后皇
太子皆遣
使賜之酒有權臣
以免役事來謁月魯不
花面斥曰
聖訓在耳不敢違轉資善大夫拜江南行
御史臺中
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以
上尊金幣
皇
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
不花乃由海道趨紹興為政寬猛不顯詔進階一品

爲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甫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剌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今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藏以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甌鐵山遇倭賊舡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踰登舟攫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當禍害時室

如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事聞贈推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謚忠肅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性烈直始居開平歹曰阿剌不花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趙國公謚襄惠達禮麻識理從師授經史過目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礪矗于學稽紳先生皆以達士期之轉補御史臺譯史遂除御史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

司事未行留爲會議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
爲長史明年除中議參謀詹事院事十七年爲
太子家令十八年歷祕書太監吏部侍郎御臺經歷
中書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
司巡緯事盜逋戢甸人心大恐達禮麻識理能鎮之
以靜民情以爲安二十二年由中書參議陞中書參
知政事尚知經筵事二十三年冬遷上都留守兼開
平府尹加榮祿大夫分司上嶺東鎮三州以督轉
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

達禮麻識理與塔世帖木兒皆以忠義許國相與結
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授塔世帖木兒爲大司農塔
世帖木兒謂達禮麻識理曰我至京師則制於强臣
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脫吉兒以宇羅帖木兒命屯
兵盖里泊託腹心於宗王也速也不堅授以金印俾
駐上都之東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瓦吉剌部落
達禮麻識理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宇羅帖木兒復調
帖木兒託忽速哥至上都以守禦爲名事益矛盾達
禮麻識理與之周旋畧無幾微兒於外而密遣前宗
正扎魯忽赤月魯帖木兒潛通音問于宇哈哈剌海行

樞密知院益老答兒請亟調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陳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閑官吏之有才者約束東西手八剌哈赤虎賁司糺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聯一旦布列鐵旛竿山下揚言四万勤王之師皆至帖木兒等大駭一夕東走其所將兵盡潰由是達禮麻識理增修武備城守益嚴二十五年皇太子在異寧命立上都分省達禮麻帖木兒爲平章政事達禮麻識理爲右丞便宜行事以固護根本七月禿堅帖木兒用孛羅帖木兒命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帖

赤至上都令黃金留銀鹽袁逐大軍逮禮麻識理開陳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禿堅帖木兒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守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縋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調副留守禿魯迷失海牙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大戰日龍尚致之未幾孛羅帖木兒伏誅禿堅帖木兒皆棄兵而遁達禮麻識理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賁司加光祿大夫賜黃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八剌哈赤既而上都分省罷遥授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居第一力辭不允明年召爲大宗正府也可忽台又明年拜太

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深將感悅遷翰林學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答剌蘇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專以侈汰為務益垂各復引去而達禮麻識理之至事日不一事無可為者達禮麻識理之卒也朱一矢怯薛官哈剌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夜禱大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妥懽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負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敢召汝語汝明旦與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極汝告而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殛極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見帝具以禱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

翰林侍制脩國史臣宋濂等奉
翰林待制脩國史臣王禕等奉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講著金制

附

耶律鑄楚材子鑄

幸相子創誌補脩據楚材嘗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兩路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

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承暎與行中書事留守兼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鬚髯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玩爲之臣敢讎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者吾人也已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槀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兵後皆驗憂人當入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安回回國

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曰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本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八分壬午八月辰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髀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桑乾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

角端能言四方語如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
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
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次從下靈武諸將魚取孛女金
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
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
情至擊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右林
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
禁弭郡非奉軍書不得擅徵發因當大辟者必待報
書乃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久輒良
牢實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

弟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詣察得其
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
將緩之楚材三上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
人于市燕民始安已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
猶未決時睿宗為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
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
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儲制乃告親王察合
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冥冥敢不拜王
深然之及即位王率宗族及百僚拜楚材下院退王謂
楚材曰真杜稷臣也國朝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

後期應死者衆漢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
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
議請肆宥衆以云云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
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
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户總軍使勢均力敵以
遏驕橫中原之地財閒所出宜仵恤其民州縣非奉
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
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充監主自盜官物
者死應犯死罪者奏由中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
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
此帝曰先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
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
私貲至鉅萬而富無諸藏於國可悉空其入以益軍
需宜有所資誠納之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中原地
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
足以供給何謂無資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
燕京等十路徵收稅課又奏選儒士試經義得四千
餘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實學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

蒼卿之辛卯秋帝至言曰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帝矣謂楚材曰卷不足與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兄荆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務總軍政兄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重興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其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帝王遣使以閫帝案其誣責使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帝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

曰此人倜儻故易招謗令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効之中貴可恩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户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謂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詔制凡攻城邑敵堅不下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

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時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亦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分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以林廟地命收大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高輩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就經

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官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千百人事未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華泰輩二年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牽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官吏議籍編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户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臧獲無所出當以户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户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

楚材曰括户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
征不庭若遣回回入征江南濱久征西域深得制御
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
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
申春諸王大集帝親饗賜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
待衆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
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
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此人有治神人之助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畏之
此卷有于元者春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

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
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
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
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
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
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
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
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
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
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

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曰向擇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後令今復選扵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牝馬楚材曰田獵之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貸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官爲代償之至一銖量給符印立法定均輸布逓傳明驛券廢政略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

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務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即乃温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鹽鐵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

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往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曰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蘗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白庚寅寇

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
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矣合者譜事鎮海首引奧都
剌合
辨課
鸞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
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
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
醉臥車中帝臨幸野見之直牽其營登車手撫之楚
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
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即笑而去楚材不及
追帝馳詣行宮帝為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
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
材曰陛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
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獎惑退舍請
赦天下囚從若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
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
者候脈寢堅適宣讀赦書暈
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垂言其不可左
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為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

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廢政多索奧魯剌合薛
以偕之得政柄廷中惡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之所
難言人皆危之癸卯五月榮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
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
授甲選腹心至欲西憂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
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
數日乃定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使自書
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
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剌
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

故先帝悉委老臣令臣何與焉事苟合理自當奉行
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
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
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滅之亦以先朝舊勳
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
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
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一張十餘
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
制寧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子鑄鑄

鑄宣成侯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薨嗣領中
書省事時年二十三鑄上言宜疎禁網遂采歷代德
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
領侍衛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尚方金
甲及內廐駿馬乙未憲宗崩阿里不哥叛鑄素忠
于睿孝白朝方來歸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見賞賜優
厚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是年冬詔將兵備禦北
邊後徵兵扈從敗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
加光祿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治
山東未幾徵還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語闕

修文舞四年春三月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夕
才成制曰可六月改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復任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平章軍國重事十二
年謁監脩國史朝廷有大必咨訪焉十九年復拜
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納贓印妄奏免平
人聚謀爲逆聞謀纂脩及嘗罪囚阿里沙遂罷免仍
追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子
十一人希徵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希光希
遜唯東宣慰使餘未及名至順元年贈推忠保德宣
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鄧寧王謚

文忠

粘合重山子南合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爲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質爲太祖賜畜馬四百匹使爲宿衛官必闍赤從平諸國有功圍濱州鼓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動已而爲荷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爲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爲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納之立中書省以重有積勳授左丞相時卽華楚材爲右丞相凡建官法賢畫能與夫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是國

出楚材而重山從成之太宗七年從伐宋詔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風款附重山降其民三十餘萬取定城天長二邑不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廄馬十四貫珠袍一率贈太尉封魏國公謚忠武十年詔其子江淮安撫使南合嗣行軍前中書省事時大將察罕圍壽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其民何罪由是獲免物世祖伐宋軍于汴南合進曰李璮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詐叛無日矣帝亦患之中統元年爾還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中興等路行中書省

事三年還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基等事壇反益都帝使諭南合曰卿言猶在耳壇果反矣卿宜謹守西鄙對曰臣謹受詔不敢以西鄙爲陛下憂明年秋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

溫察兒知河中府

楊惟中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基等事壇反

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詔惟中宣慰惟中按誅之金亡其將武仙潰于鄧州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開府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叛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詔惟中便宜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鎮金蓮川得關府專封拜

乃立河南道經略司於汴梁
惟中尋爲使俾屯田
唐鄧申裕嵩汝蔡息毫潁諸
州初滅金時以監河橋
萬户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福
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
十餘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
稍疾不至惟中設大
榻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汝
不奉命吾以軍法從事
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見
惟中惟中即握大梃擊
仆之數曰福死河南大治遷
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
軍帥橫恣病民郭千户者尤
甚殺人之妻而奪其妻
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語
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細
故不立致此叢賊害良民無

歲己未世祖總統東師秦
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
帥並聽節制師還立子蕃
謚曰忠肅公

惟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
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
州年五十五中統二年追

列傳卷第三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勅修

張柔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尚氣節善騎射以豪俠稱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郡人張信假柔聲勢納流人女爲妻柔鞫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發信有罪當誅柔赦之得免於是驍勇之士多慕義從之中都經畧使黃道潤承

制授柔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道潤表其才加昭
毅大將軍遙領永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
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繼而道潤爲其副賈瑀
所殺瑀遣使以好辭來告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
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
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遂移檄道潤部曲會易
州軍帥川普衆爲之復讐衆皆感泣適道潤麾下何
伯祥得道潤所佩金虎符以獻因推柔行經略使事
寧聞加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畧
使行元帥事戊寅國兵出紫荊口柔率所部逆戰於
孛嶺馬蹶被執遂以衆降太祖還其舊職得以便
宜行事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攻破賈瑀於
孔山誅瑀剖其心祭道潤瑀黨郭收亦降盡有其衆
徙治蒲城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以兵數
百出奇迎戰大破之乘勝攻完州下之遷州佐貳仝
仝慷慨就戮柔義而釋之旦升爲守使將部曲以從
巳卯仙復來攻敗走之進拔郎山祈陽曲陽諸城柔
聞之皆降既而叛山兵圍之與仙將葛鐵槍
戰千新樂流矢中柔頷折其二齒拔矢以戰斬首數
千級擒裴城令劉成遂拔中山仙復會兵攻蒲城柔

登城拒戰復爲流矢所中仙兵大乎曰中震柔矣柔不爲動開門突戰皆敗走略地至鼓城單騎入城喻以禍福城遂降又敗仙於祈陽進攻深澤寧晉安平克之分遣別將攻下平棘槀城無極欒城諸縣闢地千餘里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緣山反側鹿兒野貙等寨相繼降附一月之間與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戰輒勝方獻捷于行在所行次宣德而易州軍叛逐其守盧應妻子據西山馬頭寨柔聞之即棄輜重還出奇計破其寨而誅叛者歸其妻子加榮

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兼宣慰使都督置授有差燕帥孛赤台數次柔柔不爲下乃諭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向被執而降今委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殺我我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孛赤台施帳寵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孛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金經略使固安王子昌善戰知名與信安張進連兵聖水爲固遠近憚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以還乙酉真定武仙殺其帥史天倪其弟天澤使來求援宗遣驍將喬惟忠等率千餘騎赴之與仙戰敗之遂分遣惟忠攻滿演略彰德徇齊魯聶福堅略

青魏山東[illegible]
戌這將以兵後國土空曠自攻拿
鎮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
者十五年益出沒其間
柔為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
濊貊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
舊制壬辰從睿宗伐金語其
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
宜無寬者自今以往非與敵
戰誓不殺也圍汴京柔
圍於城西北金兵屢出挑戰
金人莫能支金主自黃陵岡
渡河次滙麻岡欲取衛
陽其臣崔立以汴京降

戶保州等處都元帥丙
金于益都降之丁亥移
者十五年益出沒其間
辭引泉入城疏溝渠以
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
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
戰誓不殺也圍汴京柔
柔單騎陷陣出入數四
渡河次滙麻岡欲取衛
陽金主走汝南汝南將樂[illegible]
為阻會宋孟珙以兵粮

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
館取金實錄并祕府圖
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
來會珙決其南潭水灌金人
歩立二十餘突其陣從[illegible]
遣張信探其內隍諸軍齊
令暮城下小校縛十人以待
元王鶚也辭其縛實禮之
諸帥上謁金虎符并軍民
[illegible]陽繼從大帥太弼攻徐

金主自殺汝南既破下
一人貌獨異柔問之狀
朝太宗歷數其戰功班
萬戶乙未從皇子闊出援
丁酉詔屯兵曹武以逼

宋道出九里關柔欲亟力
設伏不若與大軍俱進不
聽甲而食宋兵出兩山間鼓重騎皆失色柔單騎
詭突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緣山諸堡攻洪
山寨破之遂營山下柔率衆出略地他處宋兵乘虛
來襲柔還與之遇自旦至暮凡十餘戰大敗宋師斬
其將校十有三人遂會諸軍攻光州又進趣黃州破
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戰艦泝江接戰壁於黃州西北
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偵伺我隙者也夜必襲吾不
備乃分軍為三以待之二鼓宋師果至柔遮擊之

三十餘城皆屬焉庚子詔柔等八萬戶伐宋辛丑升保州爲順天府賜御衣鞍襲各馬二尚兖馬百柔率師自五河口濟淮略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下將千人屯田于襄城察罕奏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爲三杞居其中灃宋兵恃舟楫之利駐亳泗犯汴洛以擾河南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城繕浮梁爲進戰退耕之計敵不敢至會諸軍攻破壽州柔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又數宋師于泗州還杞上帳下吏夾谷顯祖得罪亡走上窶誣柔就柔以此大臣多以園門保

卒贈其誣顯祖伏誅辛亥憲宗即位換授金虎符仍軍民萬戶甲寅移鎮亳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達柔築城壁爲橋梁屬汴堤以通商賈之利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員入奏帝悅賜衣一襲銅根甲一金符九銀符十九頒將校之有勳者已未分禪將張果王仲仁從憲宗征蜀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演從宗王塔察兒攻荊山桑從世祖攻鄂世祖由大勝關柔由虎頭關與宋兵遇於沙窩柔子弘彥擊破之進與宗闔兵戰敗之世祖自陽羅渡江促柔會兵攻鄂百餘日不能下世祖諭之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圍中豕野

獵以供祭食安可破圍而東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鵝車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隅屢破之會憲宗凶問至宋亦行成世祖北還命柔統領蒙古漢軍以侯後命城白鹿磯爲久駐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詔班師阿里不哥反世祖北征詔柔入衛至臺朐河有詔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弘慶爲質二年以金實録獻諸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命第八子弘略襲職累加榮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四年進封蔡國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追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

康延祐五年加封滑南王謚忠武子十有一人弘略弘範最顯弘範自有傳

弘略字仲傑柔第八子也有謀略通經史善騎射嘗從柔鎮杞徙亳歲乙卯入朝憲宗授金符權潁天萬户從征蜀以其幼賜錦衣令還鎮柔既致仕授弘略金虎符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户仍總宣德河南懷孟等路諸軍屯亳者統三年李璮反求救於宋將夏貴貴自蘄乘虛壯蔡符離蘄利津四縣將守將弘略設伏敗之水陸並進宋兵素憚軍攻之水陸並進宋兵素憚

毫軍簒城宵遁追殺於
地李璮既誅追問當時
以忠義事得釋朝廷懲
之固辭弘畧兵職宿衛
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
列大夫同行工部事無
年城成賜內帑金鈔璫
慰使十四年宋廣王昺
行省檄弘畧將兵二千
弘畧顧民舟有能載粟

月而畢十六年遷江西宜慰使會饒州盜起犯都
弘畧以爲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
則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搗其巢穴生縛
賊酋磔于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爲平民
餘無所問頃之以疾歸毫無有讒貴臣予在江南買田
宅樂而忘歸者詞引弘畧或謂弘畧曰公但居亳未
嘗在江南入見宜自明弘畧曰明之則言者覆讅矣
吾寧稱疾家居二十九年見世祖於龍虎臺請曰臣
之子玠長矣願脩宿衛之且賜以酒曰卿年未老
謝事而爲特命爲河南行

碧攄忘佐理功臣錄書崇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
蔡國公謚忠毅子三人

元倪字和甫燕之孫
貴士得金始饒於財金
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
膏者輒出金贖之甲子
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倜
惡散其家財唯存廩粟
爵太師國王太華黎統

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
中原塗炭乃建家壘招
來中原士族陋爲故
俠稱於河朔士族陋爲故
大侵斃粟八萬石賑饑者
有父風遭亂盜賊四起乃
父秉直讀書尚氣義
兵南伐沂向濟破秉直奏

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皖而知降
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滁州軍門許木
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乃以天倪爲高户
而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秉直
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漢北降
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甲戌從木華黎攻
比京二亥北京降木華黎承制以爲野
都元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饋餉軍
庚寅以老謝事歸鄉里卒年七十一三
天安次天澤天澤自有傳天倪始生之
夕白氣貫庭

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長好學日誦千言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垂手取也木華黎見而奇之既以萬户統諸降卒從木華黎略地三關已而南至于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木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捥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先倫卒時河朔諸郡結清樂社四十餘社近千人歲時燕

倫以會九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略三河薊州諸路莫敢拒款服甲戌朝太祖于燕之漉殿所陳皆奇謀至訃大稱旨賜金符授烏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户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虎符奉詔南征圖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進兵直定所屬郡邑無不款附而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分軍圍大名衆謂城堅不可擊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上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會木華黎兵於燕南青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權官合達俱以城叛連蘇越海歸金

天倪追襲至樂安合達以益都行省忙古兵來拒敗之殺守約擒忙古斬首萬級丁丑徇山東諸郡卒有殺民家者立斬以徇軍中肅然遠近響應知中山李明道州李瑀邢州武貴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洛州張立等望風皆下已卯徙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其園樓櫓以石皆不可破天倪命先其旁地虛樓陷乘之木華黎喜賞以繡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直趨武仙降木華黎承制以天倪爲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糧運縱劉淑非王者弗民也且奉天子命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下令敢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幸已金懷州元帥孟榮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榮守潞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戒旬日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襄門之限也河衛既破則襄門不能守矣嚴實以兵來會請自攻河滿天倪曰合達滿兀亦勍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爲公破之明日實與滿兀兵遇於南門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亦必以今夕急命焉在杜必貴

柳渡累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兆歸必貢戮死未幾帝命天倪圍真定甲申夏大名總管劉義誠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誠敗入保入保人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霸水戍營二砦以叛天倪直擣其巢穴盡掩殺之仙愁謀作亂乃設宴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遂爲仙所殺天倪之趙真定也秉旨密戒之曰觀武仙之辭氣終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顧無慮秉直乃奪其孫福權還北原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整鞫夜鑄有大

有聲心惡之果及禍天倪死時年三十九

亂恐汚於賊乃自殺子五人尚幼

星妻俱死於難

惟楫權在

歲己亥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

楫字大濟冀經略徇地斷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

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皆幼臣受

楫入見太

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參

之爭官者有

要議官者少鄉此舉殊可嘉尚賜自有官

與之即以

楫爲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辛亥朝

至始徵包

銀與物折伍減其元數詔從之

善爲令公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耳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爲便或請運鹽楸籍計口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鐵配民貿易何可若差兵部僚於選官者質之無實將抵之死楫力爲營辦官曰是人陷沒輩死地而反抶之何耶楫曰誅之固足以懲後赦若宥之以愧其心況入命至重豈宜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極刑乃校而遣之中統元年授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辦焉決楫謹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沐貪墨抑豪猾孱獨民咸德之朝廷州縣脅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會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即日辭緩歸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寧總管輝知孟州遂同知東昌府事煊潼關提舉煬廣西按察司事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薦户從天澤南征歲壬子天澤以薦户改河南經略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屯軍鄧州敗宋將高達於樊城已未世祖自將伐宋權出迎於淮西世祖渡江次鄂州而憲宗崩世祖北還乃命權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中統元年降詔

襲諭降金虎符授真定河間濬滄邢洺衛澤等州路
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分木剌乞重兼老田州城民尸公邊鎮守諸軍總管
萬户其所屬千户萬户悉聽襲令至元六年召至闕
下問以征南之策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
襄陽之外郛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捂不
戰自降矣然後駐兵嘉定羅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
其計七年宋兵侵邊權引兵趨荆子口大破之帝賜
白金五百兩襲悉以分勞士卒宋將夏貴以船萬艘
載壯士欲奪江面權遣攻破之帝賜以衣帶弓矢
勸既而轉糧千

隨軍襲引兵扼蕪戟前路權戰破之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路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
元江漢大都督總管總制軍馬總管屯田萬户會天澤言
一朋不可燕掌兵民之柄乃授權鎮國上將軍真定
等路總管燕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卒
樞字子明父天安字全甫秉直仲子也歲癸酉從秉
直降太師木華黎以其兄天倪爲萬户而質天安軍
中丁丑從討鍋州叛人張致平之已卯從略地關右
生擒鄜州驍將張資祿號張鐵搶者乙酉武仙殺天
倪於真定天安率衆來會天澤併力攻仙敗走之以
功授行北京元帥府事庚寅宋聚兵邢之

西山聲言爲仙筱遣其徒趙和行間城中誣帝劉李
甲劉肯嘗諭欵爲內應守將械兩人送府大帥怒命
劓之天安微知其詐請自鞫之累得其情遂斬以
徇壬辰從伐金帥還討劇盜栗蒲蘇傑等悉平之甲
午宣權真定等路萬户賜金符丙午入覲賜黃金五
十兩白狐裘一牝馬百乙卯卒樞年二十餘以私臣
子知中山府有治績甲寅初籍新軍天澤以長兄二
子各有官位而沖兄之子未仕乃奏樞爲征行萬戶
配以真定新軍戍唐鄧乙卯敗宋兵於漢水之北論功賜金虎符戊午憲宗伐宋入自

蜀從天澤詣行在謁帝于大散關帝勞之曰卿久鎮
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受國厚
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
力以報萬分之一邪帝壯其言命爲前鋒立柴劄州
僑治於苦竹崖前臨絕澗深數百尺特險而不儉帝
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緣而下得其所以致師處
以聞帝喜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日大宴帝顧皇
后命取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家自開創以來
未有望后賜臣下酒者特以樞父子世篤忠貞故寵
以殊禮有能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已未從天澤擊

敗宋將呂文德於嘉陵江追至重慶而還賜黃金五
十兩白金二百兩錦一匹世祖即位改賜金虎符中
統二年從天澤征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橫一里餘當其
險夾澗而城堅木柵於澗中遥南暴漲木柵盡壞橫
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菑炬數百置城上遠三
鼓賊果至舉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
自相踐躪死者不可勝計未幾瓊乾擒至元四年宋
兵圍閬達諸州以檄嶓左壁總帥佩虎符凡河南西
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北延安等路統之宋兵圍之

解去六年高興復合圍精銳益鳥以益討之歲餘不
下七年進擢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略使檄至謂諸將
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況炎暑海氣蒸蟄弓力弛
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爲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其地愈平
君潛師襲其巢穴破之矣與戰大破之其地愈平
十二年後以萬户從丞相伯顏襲宋踰錦衣一實鞍
一弓一矢百甲士注馬十二足齊奮天澤帳下士十
人以從宋平署吉州安撫使時豫附之初民所在
依險阻自保檄以威信招懷之復業爲民者以千萬
計十四年移疾還十九年起爲東京路總管薊不赴

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
後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燧昭勇大將
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燧孝訓大夫祕書
少監

史天祥

史天祥父忠德尚書秉直之弟也歲癸酉大師國王
木華黎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亦華黎
命懷德就領其黒軍隸麾下一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
長身武勇者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衆萬餘從
取覇州文安大城會濱三州所至皆先登詔賜以銀符從大軍攻燕不克
甲戌暑地高州扳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
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
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
人爲吾敵也且其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
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爲千户復合衆攻其城
懷德先登擒其二將爲流矢所中殁于軍乃以所統
黒軍命天祥領之天祥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
亥與大酋烏野兒降其北京留守銀荅忽同知烏古
倫進攻北京傍道諸寨麽雲山王都統昔諧雲門摩

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統不刺釋其縛仍曉以大義不
刺感泣願效死天祥察其誠許與王都統往說降蠻
子崖王家奴乃舉三砦降得老幼數萬將士八千西
樓子崖等二十餘砦悉降得老幼數萬將士八千西
乾河荅魯五指山楊趙奴死荅魯敗走得戶
小百餘載趙奴死荅魯敗走得戶
兵馬與州節度使趙守正天祥遣人道討
平之荅魯復聚衆攻薩山天祥與戰兒分道討
馬天祥馳救得免復整陣出戰大敗之斬首
數百餘死追克中興府張敎盜
五十級夾山香爐紅螺塔山大蟲駱駝團崖諸寨悉平
之丙子春親太祖於魚兒濼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招撫盖
房生口萬餘得錦州舊將杜節并黑軍五百人命統
金蘇復等州獲金完顏奴耶律神都馬遷鎮國上將軍
利州節度使所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夏
山戴祁和尚據武平討平之縛金將巢元帥又滅重兒
蓋高人於興州之東河已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
軍三萬並聽節制下河東平陽河中岢嵐鄧石隰吉廊
等八十餘城庚辰至真定未華黎使天祥攻城天祥因

請曰攻之恐爰及無辜不如先往諭之苟其不從
未晚未華黎許之天祥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悟
乃降吾也而請留天祥守真定未華黎曰天下未定智
勇之士可誰左右乎吾將別處之乃以桑直之子天倪爲
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以天祥爲左副都元帥
餘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遣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
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潛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鳥道
扳援而上盡擒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
能也遂下邢磁相三州徙戰黃龍岡破草賡克王州未
華黎忿不下怒心吾也而不責力將手劉之天祥請

攻未華黎喜併攻甲一夜二重毛盧鑿井破之墓
不毛未華黎使人立之曰爾力竭矣宣少休度以金
籙名馬與之辛已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壬午
未華黎攻青龍金盤諸堡花帽軍堅守不下既破殺
屠之天祥力諫而止獲壯士五千人癸未春還軍河
中未華黎土莫功賜金虎符發蒙古漢軍兵屬都元
帥總十二萬戶鎮河中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過鄜
州屠甲申歸見京教右副元帥京等
七路兵馬都元帥禀實朝太宗於虛駒河乞禀住不
允辛卯太宗崩兵河南強之發行轅漕運之事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侍制奎章閣鑒書博士臣王禕等奉

黎

董俊　子文蔚　文用　文忠　文直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間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約募兵射上中者授為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歲乙亥國王木華黎帥兵南下俊遂降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金將武仙據真定俊擊走之定武諸城復去僞

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叢子屯聚自守之幸行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度中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出奉宗聞而聞之授參知政事利州等處總管兼領覇州御衣局人匠都提舉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嘉宗即位天祥議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天祥幼有長身鬚髯力絶人性不嗜酒喜緣飾好花卉乙

來附庚辰春金大發兵益儁治中牟全城中出虜之
俊軍府屯曲陽儁銳氣來戰敗之黃山下儁脫走麾
援千木華黎由是儁以窮降木華黎承制授俊龍虎
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稟城俊嘗謁木華黎曰武
德黯不可測終不爲我用請備之木華黎然其言承
制授左副元帥陞稟城縣爲永安州號其衆爲匡國
軍事一委俊已而儁果殺都元帥史天倪據真定以
叛旁郡縣皆爲儁守俊提孤軍居反側間戰士不滿
千人拒守永安儁攻之暮年無所利乃縱兵蹂禾稼
俊乎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儁
慙而去俊出兵擊之儁敗走久之俊復攻入真定
儁走死乃納史天倪第天澤爲師壬辰會諸軍圍汴
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追圍之金兵夜出薄諸軍於
水俊力戰死焉時年四十有八俊早喪父事母以孝
聞歲時廟祭非疾病跣拜必盡禮子雖孩乳亦使之
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禮宜如是待族親故人皆有恩
意里夫家僮亦接之有道克沐時以侍其軸爲賢從
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通屢試
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皆
立門户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爲吾累也俊

忠實自許不爲夷險少移臨陣勇氣懾衆立矢石間
恰然若無事雖中傷亦不爲動無慕馬援爲人曰馬
革裹屍援固可壯故戰必持矛先士卒或諫止之後
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乃趨安脫危乎先是戊子
歲朝於行在諸將獻户口各增數要利吏請如衆俊
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斂以
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行元帥府時莊男子三
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戮其渠魁餘並釋之深蓋謂
脅人惑衆圖爲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議當族俊
矜訴者但誅首惡求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陵蠻

威州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喻其
家財仍奏官之衆果共執成降沃州民砦天堂爲盜既
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財賄盡殺之俊不爲也衆義
既全其家歸悉縱爲民鄰境人有被掠賣者亦與直
贖還之其天性之美類如此俊器度弘遠善戰而不
妄殺故人樂爲之用大小百戰無不克捷爲政寬明
見人善治田廬必台與歡語有惰者則怒罰之故其
部完實民惟恐其去也贈朔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封壽國公謚忠烈加贈推忠翊運

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
子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忠文炳自有傳

文蔚字彥華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不事嬉戲立志
勤苦讀書忘倦及長善騎射膂力絶人事母至孝接
人謙恭凡所與交貴賤長幼待之無異至於一揖必
正容端體儕首畢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難能兄文
炳爲臺城令屬精於政務悉委之凡供給祭祀賓
客之事無不盡心幸丑楚民兵南征文炳命文蔚率
十有七人私整鞍馬衣甲自爲一隊與衆軍渡淮甲
寅世祖收大理還駐六盤山文炳以文蔚孝謹公勤
可委以事辦所佩金符以讓帝嘉賞之授稟城令廉
行軍千户南鎮鄧州與荆襄接境沿邊城壁未繕是
年冬十一月修光化乙卯立砦陽內辰築襄陽文蔚
悉捻之治板幹具畚鍤備饑糧運木石程其工力時
其饑飽藥其疾病晝執役者常以善言撫之弗事威
猛衆咸感曰他將領後鞭箠怒辱不恤困苦今畫一佞
慈惠若此我曹安忍負之各盡力成之丁巳文蔚樊
城南攝漢江北阻漲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士於
湖水狹隘之處伐木援根並於水實以薪草爲橋梁
頃之即成至曉師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莫之文蔚

復統援都軍以當前行奪其外城論功居最已未憲
宗伐宋入川蜀文蔚奉詔將鄧之還兵西上由夔斜
歷劒閣而劒閣諸州平地不能守置州事於山師行
大獲雲頂長寧苦竹諸砦長驅而前至釣魚山崖壁
峻峭惟一徑可登恃險阻奉即降帝命攻之文蔚以
次往攻迺激厲將士挾雲梯冒飛石履嶇嶇以登直
抵其寨苦戰頃之兵士被傷頗還帝親見之加賞
賚中統二年世祖置武衛軍文蔚以鄧兵入爲三十戶
帝比狩留屯上都三年率壇反據濟南文蔚以若干下
軍圍其南面春秋力戰城拔破壇誅奏功還至元二年

七月十七日以疾卒于上都之炭山第文蔚時爲樞
密僉院乞讓從南還帝甚憫之泰定中贈明威將軍
僉右衛使司事上騎都尉隴西郡伯

文用字彥材俊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
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時以
真定棗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命擇邑中子
弟來上文用始從文炳謁太后于和林城世祖在潘
命冦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膳
粮輓饟賛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

南王也又命名遺老賓默妪樞李俊民李治魏璠於
四方已未伐宋文用裒淞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
將攻鄂州宋賈似道呂文德將兵來拒水陸軍容甚
盛九月世祖臨江閱戰文用與文忠
固請借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揆之大破宋師世
祖即位建元甲統文用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元
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
文用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
元帥府事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閻閻帶統兵
之山東平阿术奉詔伐宋名文用爲其屬文用

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吾兄文
炳以紅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阿术曰潛邸
舊臣不得引此爲說文用謝爲不行至元改元召爲
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首渾都海之亂民間
相恐勢寓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乃爲蓄置通衢
諭之民乃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
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户
四五萬悉授田種須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
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
下縱橫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画折

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
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
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傳訊文用
辨之王即遣其傳訊文用
其傳中朝舊臣不肯順王意文用謂之曰我漢人生
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
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
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傳驚起去白王王即召文
用詰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
何如自是諸不行而省府事頗立二年入奏經畧事
宜悉如吉行之中興途定八年立同農司授山東

憲使山東
遺災行勸農使
勸農無間遠近入
境見其墾闢有方以郡
守最課其爲能作詩表異之
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
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
安童奏文用爲工部侍郎代紇石烈阿合馬
私人也其從謫間安童罷相即使
石田三十二萬倍部不給贍食
之因言忠諾文用入見帝望見
食者乘畧二不問別令取給有
司十三年當文用爲尚
書省要臣高奴等之

[illegible]嘗言河南不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illegible]
[illegible]是百姓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奏
之曰百姓勞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奏遣官
者言州縣吏卒足以脩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
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罪將誰歸文用即手書具
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運
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一五萬石文用曰民籍可後者
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能以時至而先為期會是不
[illegible]而民已困矣乃集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安
[illegible]十四年詔沐漕司言事適漕司議通泗水北東合流
河以便漕者文用曰使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泗
水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
及衛今天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
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層最高者纔與
泗水平勢不可開免事遂寢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
茨蕭然藏修遊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
數為臺臣言董文用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十八年
臺臣上奏起文用為山北廉訪使辭不赴十
九年[illegible]遷[illegible]用舊臣召入文用為兵部尚書自是朝廷
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榮事肆而

忌廉茶宮妻議行省歌上集朝臣議之文用
議曰不可禦史臺劾人猶畏其爲
虎翼也今盡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
蕭然無可復望者矣昔門今爲用事商賈賤役皆
得入宮及事敗欲盡去其人臣議以爲不可使阿
合馬私恩而朝廷驟無能也乃使察司勑去其
不良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訴則是搜察司者
不當助勵之不可摧抑也悉從文用議詔禮部尚
書參知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
[illegible]

錢取於右丞之家取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
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陽問曰此
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
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利獻之則喜者固悅其得毛之
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
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剥無遺
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曰董尚
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譏文用曰君以一言
折聚歛之臣而厚郭守敬王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

得罪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用力
辭帝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
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
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
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
無所遷就監司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
故宮者有司未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
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
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耶文
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國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
意耳其人音沮遂稍寬其期二十三年拜湖廣行省
海東徼蠻心有司大為奸利文用請又奏事大略
言疲國家可賢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
目甚悉言中書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
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遹王惲
雷膺荊幼紀訂損私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覩
物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靜選方是時桑哥當國恐
龍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無敢誰何文
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名奈哥令人風文用頌己
功共帝前文用不答桑哥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

食於丞相府矣文用又不答會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求愈急文用謂桑哥曰民怠矣外雖未解而內伐莫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邇盜賊蜂起文用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桑哥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暴斂使至此爾御史臺所以抹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本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於臺事之不行也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文用曰與辨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哥女婿狀詔報文用語窘而外人不知也桑哥曰誣諱文用于帝曰在朝惟董文用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

職也何罪之有旦董文用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文用舊臣欲使文用授皇孫經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寧譬喻反復開悟皇孫亦特加敬禮三十一年帝命文用以其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崩成宗將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從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之地文用曰先

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
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
之不在勤遠暑也帝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召
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屋心
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文用自先帝時
與蒙古大臣同列恪恭於衆中
飲皆異數也帝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
召使前曰吾向見至尊嘗稱汝賢輒親酌酒
是眷賚爲厚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陸賢德大
誥慕脩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所載
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文用
遺失大德元年上章請老歸中統鈔萬貫以
予鄉郡侍養六月戊寅以疾卒年七十有四
士貞士尊士楷士英士昌士恒士廉士方贈
禄大夫少保壽國公謚文直字彦
正俊之第四子也剛毅莊重簡言
史法律爲
棄城長官佩金符初兄文炳及孝
去事世祖父子又用亦在朝俱有仕可家而食者獨
口文直勤
儉始終不
中表實問
內則養生送死之令儀外則
之密彦奉
接下一敬一愛篤於其睦也

性好施而
之知恩所
忍以其賤
實過從尊
辭色以病
文忠字彥
鶚嘗言詩
入則孝於
征南詔已
得蒙衛有
授奉訓大夫
爲客悅隨
童以右丞
相素有賢
以爲遂從
可八年侍
氏重教而
帝怒召姚
日誦四書
講孔孟之

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脩身治國之意也事遂止十一年伐宋民困供饋文忠奏免常歲橫征從之帝嘗見宋降將從容問宋所以亡者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重文儒將士怠之莫有鬭志故大軍既至爭解甲歸命也帝問文忠此言何如文忠因詰之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汝也今有怠於相而移於君不肯一戰坐視國亡如臣卿雖然則似道薄汝者豈非預知汝曹不足恃乎帝深善之有旨徙大都獵戶於罪中文忠奏止之又請蠲官鬻閒田器之稅驛民自爲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慘黷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華之或告漢人歐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宮衣帝怒命殺以懲衆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輩皆不敢言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

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鄉直裕宗亦語宮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難能若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爲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却其物不受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嘗國柄大立親黨懼廉希憲復入爲相害其私計奏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國家名臣今宰相虛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還從之十六年十月

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總一至中書自行爲太子累使明習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未

請退不肯視事者非所部也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爾夫事已奏決而始啓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避遜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啓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勑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即日召大臣面諭其意使行之復語太子曰董八崇立國本者其勿忘之禮部尚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勑以絶中書專恣近習奏請之弊帝銳意欲行之詔定臣雜議且慈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曰知是有益之事汝不入告而使南方後至之臣言之汝用事謂何焉

必今日聞是者三日矣臣奏以文忠爲侍中及其爲
數十人近臣乘便言曰陛下將別置省此實其時然
得人則可以覘聖心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
聞不可蔑言多指文忠忿辨曰上每爲臣不避
不許今於顏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臣盜詐何事
帝令言者出文忠懵訴不止且攻其害國之狀帝曰
朕自知之彼不言汝也其人恚文忠欲中言之然以
文忠清愼無過乃奉鈔萬緡爲壽求交驩文忠卻之
文炳爲中書左丞卒太傅伯顏乃表文忠可相帝嘉
其平定南方之勞可居是位

臣嘗給事居中所宣何力歟一請居重藏乎十八年墜
典瑞局爲監卽爲卿仍故文忠爲之授正議大夫餞
授資德大夫會書樞密院事如故車駕行幸語文
忠毋扈從留居大都凡官庫城門直舍徽道環衛營
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諸監皆領焉兵馬司舊
隸中書併付文忠時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
十月二十有五日鼙鳴將入朝忽病仆帝遣中使持
藥賜救不及遂座甚惜之賻錢數十萬後制贈光
祿大夫司徒封書國公謚忠貞

歲實字武叔秦安長清人參知書志氣豪放不治生
產喜交結豪著縄里社閒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爲
出死力乃得脫去癸酉秋太祖率兵自紫荊口入分
略山東河北河東而歸金東平行臺謂民爲兵以實
爲衆所服乃爲百戶甲戌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
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權長清
令宋乘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實備芻糧爲守禦計
實出督租比還而長清破俄以兵後之有諸子行臺
郁謂實與宋有謀行臺以兵圍之實挈家避青崖寨
以實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德
之東皆受實節制庚辰三月金河南軍攻彰德守
將單仲力不支數求救實請於主將張林林逗遲不
行實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實知宋不足恃七
月謁太師木華黎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洛恩
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制拜實金紫
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
將李信留鎮青崖營有羅懼誅棄實之出殺其家屬
降于宋宰臣實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金
守將和立剛棄城遁實入居之壬午宋將彭義斌率
師取京東州縣實將晁海以青崖降盡捺實家義斌

軍西下郡縣多歸之乙酉四月遂圖東平實潛約大
將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出城中食且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
實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聽其自領而青崖所掠者
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皆
相望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急赴
李里海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宋兵潰擒義斌不旬
月京東州縣復爲實有是冬木華黎之弟帶孫
德明等取濟東平又明年木華黎之子孛
實皆有功焉庚寅四月朝太宗于牛心

之坐實亭終日賜以虎符數顧實謂侍臣曰嚴實真
福人也甲午朝于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户佩押賜
金符者八人先是實之所統凡五十餘城至是惟德
兖濟單隸東平丁酉九月詔實毋事征伐勑彰德既
下又破水柵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
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殺從彙何罪耶
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堂敵我
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匊秣濮人免
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楚丘定陶上黨皆然時兵由此
關出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殺必多乃載

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有殺掠靈壁一縣
當誅者五萬人實悉赦之會大饑民北徙者多饑死
又法藏匿逃者保社皆坐逃亡無所託殭尸蔽野實
爺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
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以爲必殺實置不問王義
深者義斌之別將開義戍斌敗將奔河南實族屬在東
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郤之送
還鄉里終不以舊怨爲嫌其寬厚長者類若此庚子
辛卯封實爲魯國公益武惠子忠貞仝

忠濟忠翰忠範忠傑忠裕忠林
忠濟一名忠翰字紫芝實之第二子也儀衛雄偉善
騎射辛丑從其父入見太宗命佩虎符襲東平路行
萬户管民長官開府布政一法其父養老尊賢治
諸道第一領兵略地淮漢偏裨部曲裂力用命定
憲宗即位之始皆加褒寵忠濟初統千户十有七
卯朝命括新軍山東益兵二萬有奇忠濟第忠嗣
範爲萬户以次諸第暨勳將之子爲千户城戍徧
斬縣而忠濟皆統之已未世祖南伐詔率師由間
會鄂親率勇士梯衝登城師還忠濟選勇敢二千

命千户將之甲伏精銳所向無前太臣有言其威
盛者中統二年召還京師命忠範代之忠齊治
平已借貸於人代部民細逋賦歲久愈多及謝事
家執文券來徵帝聞之悉命發內藏代償東平廟
改隘陘改卜高爽地于城東教養諸生後多顯者
德州宋子貞劉肅李謙徐世隆俱爲名臣至元二
年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江浙省事以老
二十九年繕宅一區召其子瑜入侍
十年卒忠濟統埋凡十一年爵人命官生殺
奪皆自已出及謝去
尺權貴而能貧安于義命

以是多之後謚莊孝
忠嗣寶之第三子也少從
史大義幸亥其兄忠濟授
州防禦使事乙卯克東平路管軍萬户丁巳從忠濟
略地揚州取鄧伯棟皆立戰功已未南征從忠濟渡
淮分兵出桂車嶺與宋兵相拒三晝夜殺獲甚衆始
達蘄州及渡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餘日戰甚力師
還授金虎符中統三年李璮叛宋兵攻蘄州勢張甚
徐州總管李果哥隆于宋齊魯山寨爲宋兵所擄忠
嗣從大帥拔都救蘄縣復徐州執李果哥殺之攻

之嶧山勝之牙山多兩殺獲按脫論功以冨賜銀
百兩幣五十端四年朝廷懲青齊之亂居大蕃者
勿不得視政決是罷官家居至元十年在

48-11600